

# 香江义渡

香江浪



图/香江浪

香江浪涌，古渡留痕。所谓义渡，便是不收银两、免费渡人过江的渡口舟船。沈从文《边城》里，翠翠的祖父守着一方渡口，日日撑船渡客，分文不取，以质朴善意温暖往来路人。这般仁心善举，自古便流淌在乡土烟火间。史料可考，义渡肇始于宋代。彼时朝廷敦风化俗、推崇儒家仁政，佛道慈悲济世、因果向善的理念深入人心，心怀公益的乡绅贤达纷纷捐资出力，襄助义渡善业。一时间各地渡口义渡林立，纾解了江河两岸百姓渡江行路之苦。至清乾隆年间，义渡发展步入鼎盛；咸丰之后，兴建之势渐趋平缓，却已然把乐善好施的根脉扎进乡土深处。

郁江瓦塘段，香江渡口静立江畔，一通香江义渡碑默然留存。碑身灰白古朴，半截沉埋黄土，外露碑石仅存“香江义渡”4个字与一众捐资人姓名，其余字迹经岁月风雨侵蚀，已然漫漫斑驳。虽碑刻残损，却依旧是一方功德记事碑，镌刻着香江义渡的缘起沿革，也铭刻着捐资捐物、造福乡梓的民众芳名，任凭江海朝夕，初心不曾湮灭。

香江坐拥郁江水道要津，上溯南宁，下达广州，南北贯通港南、覃塘，是水陆交汇、商旅往来的通衢之地，南来北往渡

江行者络绎不绝。郁江横亘如天堑，行路过江唯仗舟楫。早在740余年前的元代，官府便于于此设水上驿站香江站，隶属官驿体系，承传政令、转运物资、迎送官吏，规制森严、等级分明。寻常百姓尤其是贫苦人家，无缘搭乘官船，只能临江怅望。每逢雨季节水暴涨，私渡船工唯利是图，常冒险超载，江面行舟险象环生，更曾发生舟覆人亡的悲剧，令人唏嘘。

心怀悲悯的香江乡绅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牵头聚众募资，兴修义渡，解百姓渡江无舟之困。为保义渡长久运营，众人又合力捐资购置田产，以逐年田租修缮渡船、供养渡夫日常生计，自此路人渡江免收渡费，或仅取微薄资费，以善业守护一方民生。

一叶扁舟横江渡，一根竹篙渡流年。一代代渡夫承袭父辈衣钵，手握沉甸甸的竹篙，于郁江波峰浪谷间晨昏往返，风雨无阻。寻常人家、贫苦百姓，得以乘船往来圩市、走亲访友、求医问药，小小义渡，撑起了两岸烟火生计，温暖了世间行路之人。

人间暖意，从不在宏大叙事，而在细碎善意的汇聚。于喧嚣尘世中常怀悲悯、体恤弱者，点滴善举便如甘霖，润泽人

心、温润乡土。香江义渡，便是镌刻在江畔人间最动人的微光，纵使清浅，也执着照亮夜行赶路脚步。

“义”，早已是香江人植根心底的精神图腾。古码头旁文武庙香火绵延，庙宇始建于光绪年间，文奉至圣孔子，武祀忠义关公。儒家五常以仁义为首，涵纳体恤、仁爱、共情与尊重；关公文化以忠义勇仁为内核，坚守正义、心怀侠义、重情重义。文圣倡仁，武圣崇义，文武同祀一庙，恰是香江人对“义”文化最深切的认同、由衷的尊崇。

时移世易，帆船船横渡取代了古老义渡，渡口舟楫的旧影渐渐远去，但义渡承载的乐善好施、扶贫济困之德，早已融入香江人的血脉骨髓，代代赓续、生生不息。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浪潮涌起，无数香江儿女自古老渡口登船，乘“飞跃号”“红星号”客船远赴珠三角谋生。异乡漂泊，人生地疏，乡音便是乡情，互助自成规矩。在粤港澳香江务工群体中，悄然形成一份不成文的信义约定：但凡乡人初到异地、暂无生计，已然立足的乡邻皆倾力帮扶，免费提供食宿、援手纾困。定居珠海的姚大哥便是其中代表，性情热忱、重情重义，但凡香江人赴珠遇困，

但凡相寻，必倾力相助、暖心安置。正是无数如姚大哥一般心怀仁义的香江儿女，让漂泊异乡的乡人觅得乡情归宿，平添直面风雨的勇气。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推己及人的仁爱思想、尊老恤弱的传统美德，在香江化作义渡精神的生动传承。为让村居老者老有所养、老有所安，香江村委多方联动，发动爱心企业、家乡建设热心人士捐资捐物，建起长者食堂，专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爱心午餐，纾解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就餐难题，以烟火温情守护桑榆晚景。

岁岁端午，香江龙舟竞渡，更将这份仁义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江面上战鼓铿锵，龙舟劈波逐浪，演绎速度与豪情；江岸间温情涌动，同心服务盛会。香江村党员干部躬身践行“服务基层先锋行”，维持赛场秩序、整治周边环境、宣讲惠民政策；千道人流要道设立党员先锋岗、青年志愿者点，贴心为游客排忧解难；党员志愿者值守路口停车场，守护通行有序、出行平安。周边乡邻自发参与志愿服务，提供观赛指引、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便民停车；爱心企业倾情奉献，派送绿豆汤水、便民饮水，清凉暖心。党员干部率先垂范，群众乡邻热心相助，四方宾朋齐聚江畔，香江人以仁厚之心、热忱之情，喜迎八方来客，尽显乡土包容与古道温情。

骨子里的古道热肠，让香江善举从未停歇。香江公益助学基金会应运而生，倾力帮扶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子圆梦求学；村居完善篮球场，微信群一声倡议，乡邻踊跃捐资，数日便筹得30余万元；筹建香江曲艺社，众人同心襄助，短短几日，装修、空调款项悉数筹措到位……一桩桩、一件件，皆是小善聚大爱，皆是义渡精神的当代延续。

义渡渡舟，亦渡人心、渡情怀。从百年前热心公益人士捐资建渡的初心，到一代代渡夫风雨坚守的执念，“义”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流淌在香江血脉里的精神基因。经岁月淬炼，伴郁江涛声代代相传，既铺就了两岸往来的行路通途，亦温润了一方水土的烟火人心，沉淀为香江最厚重、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更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互惠互爱、守望相助、和睦友善的时代内涵。

碑刻，是时光凝固的琥珀。当年工匠挥凿而下，只作寻常劳作，却无意间将一方水土的人间烟火、时代风骨，凝入青石肌理。今日轻抚香江义渡碑斑驳的刻痕，宛如触摸岁月的脉络，指尖仍能感知古人的温热初心：是仁爱互助的悲悯，是风雨同舟的坚守，是江畔两岸的朝夕守望。这份植根乡土的仁义情愫，润人心田，暖尽人间。

# 静待花开

李孟

“老师，您还记得我吗？”

我闻声抬头，环顾四周，确定是对面那位西装革履的青年在向我问候。

“你是？”

“我是张凯，当年偷了您乒乓球拍那个小矮子。”

眼前的青年身姿挺拔，眉目清朗，举止谦和有礼，实在让人无法与30多年前那个桀骜叛逆的“小刺头”重叠在一起。

几句寒暄过后，他便转身走进了另一个包厢。

餐后我前去结账，餐馆老板笑着告诉我，账单早已有人代为结清，还递过来一个礼品袋，说是刚才那位客人特意转交我的。我愣了愣，瞬间明白，定是当年那个少年。

回到家中，我打开礼品袋，里面是几盒外包装全是外文的特产，还附着一张纸条，字迹沉稳端正：师恩难忘，老师请笑纳！往后若有难处，随时联系我。

望着满袋心意，思绪不由自主飘回了30年前。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任教。初入讲台，便接手了全校有名的“问题班级”。教室窗框残缺，没几块完整玻璃，秋风卷着操场尘土直往教室里灌。前排课桌底下，时常能看见几只麻雀蹦跳着啄食前日掉落的馒头碎屑。

那时的张凯，常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身形瘦小，如秋风里一株单薄芦苇，眼神却透着少年人不服输的倔强与疏离。不少老教师悄悄提醒我：“这孩子手脚不干净，班里丢东西，多半和他有关。”

果不其然，开学第二周，体育老师便找上门来，说新买的乒乓球拍少了一只。我在教室后方的杂物堆旁找到了他，他正对着墙壁独自颠球，那只红色球拍在他掌心翻飞，格外灵动。

“老师，我就是想试一试……”他声音压得很低，语气里却带着一丝防备的倔强。

我没有当众训斥，也没有没收球拍。往后日子里，我每天利用课余时间，陪他练球。起初他屡屡落败，渐渐能偶尔赢上一两局，再后来，已然能打出漂亮流畅的弧线球。每每练完，他都会细心擦拭干净球拍，轻轻放回体育器材室，眼里多了几分踏实与光亮。

深秋某日，张凯无故缺席。我踏着五里蜿蜒山路寻到他家，

一间老旧土坯房冷清简陋，他正蹲在灶台边，为患病卧床的母亲熬药。灶台寒寂，米缸空空如也，家境清贫可见一斑。那天，我把身上所有的现金都留了下来，连同那副乒乓球拍一并放在桌边。

“球拍先放你这儿，”我轻声说，“等阿姨身体好转，再带回学校就好。”

他慢慢抬起头，眸子里有光亮一闪，随即又低下头，默默搅动着药罐里的草药，一言不发。

次日清晨，我的办公桌上静静放着一小袋黄栀子，底下压着一张稚嫩字条：老师，球拍我一定会还您。

……

窗外一阵车鸣，将我从绵长回忆中拉回现实。我重新拿起礼品袋，才发现里面还藏着一只精致小盒。轻轻打开，竟是当年那只红色乒乓球拍，历经岁月依旧保存完好、光亮如新。拍柄上缠着一圈细密胶带，正是当年修补的痕迹，瞬间勾起尘封往事。

盒底还放着一封长信，字迹成熟稳重：

“老师，这只球拍我珍藏了整整30年。当年母亲重病，家中能变卖的早已变卖。我偷偷拿走球拍，是听说镇上要举办乒乓球比赛，冠军有300元奖金。那时的300元，于我家已是救命之资。您没有当众揭穿我的窘迫，更没有用异样眼光看我，还耐心陪我练球。后来我真的拿到了奖金，虽终究没能留住母亲，却足够支撑我读完初中。如今我定居澳洲，从事体育用品贸易。每每看见这只球拍，便想起当年的校园、秋风，还有温柔包容您的恩。谢谢您，护住了一个贫寒少年最脆弱的尊严与体面。”

信纸握在掌心，指尖微微颤动。我缓步走到书柜前，翻出珍藏多年的班主任工作日记。翻至一九九三年十月那一页，泛黄纸页上字迹依旧清晰：今日又陪张凯练球，这孩子颇有天赋。更可贵的，是他眼里渐渐有了光亮，有了向上的底气。

忽然顿悟，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是强行雕琢、苛责纠错，而是温柔包容、静心等候。等候一块顽石褪去粗粝，慢慢显露璞玉的温润纹理；等候一片浮云漫过天际，从容安放人间烟火；等候一份少年时的感念，穿越30年悠悠时光，轻轻叩响岁月的门扉。

# 午夜快车 (外一首)

梁子谦

他数着硬币。站台尽头  
最后一只西瓜在塑料袋里  
慢慢腐烂。他想起老家  
井水漫过脚背的凉。广播说  
快车晚点两小时

他把工牌扔进铁轨  
那声音很轻，轻过  
城中村停电的夜晚。  
他给女儿买的芭比娃娃  
还封在塑料包装里

凌晨三点  
候车室熄了三次灯  
他数了数裤兜  
还有十七颗药片  
足够撑到天亮

站外有人卖煮玉米  
热气裹着廉价的香  
他买了两个  
一个给天桥下睡觉的老头  
一个自己嚼

列车进站时  
他想起二十年前  
第一次坐火车  
把脸贴在车窗上  
看麦田往后退

那时他还不知道  
所有的后退

都是前进

薄暮

是树梢低垂的时候了。  
杨树、槐树、苦楝树，  
在风未至的寂静里，  
依次垂落。

光线从叶子正面，  
缓缓游向背面，  
像多年前，  
那句未曾说尽的话，  
沉在河底，  
被水纹轻轻托着，  
不曾流走。

然后灯就亮了。  
先是远处守林人的木屋，  
接着是山腰的寺庙，  
最后才是你——  
推开窗，  
把一盏灯，  
挂在檐角。

该暗的都暗了，  
该亮的，正一点点亮起来。  
只有石阶上的青苔，  
还驮着黄昏的重量。  
有人踩过，无声；  
有人再踩过，依旧无声。

# 江声入旧年

凌丽

活，日子缓慢，时光闲散，人心安然。如今的贵港，步履匆匆、烟火繁华，却仍有旧韵留存。江边老街石板路蜿蜒依旧，古榕苍劲亭亭如盖，树下老者对弈闲谈，岁月静好如故。新楼与古巷相依，繁华与烟火共生，恰似歌词里那句“新年映旧月”，新旧相融，岁岁安然。

“听梧桐，疏雨滴屋檐。”梧桐叶落，细雨淅沥，不疾不徐，仿佛细数光阴，细数那些回不去的旧岁流年。李清照笔下“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满是离愁别绪；而我听来，却是尘世难得的清宁与温柔。细雨敲檐，老屋安闲，斯人静坐，便是人间妥帖的安稳。

歌词反复吟叹“新年映旧月”“岁岁年年”。在这首歌里，时间不是一往无前的直线，而是周而复始的圆。除夕灯火璀璨，元夕鱼龙翩跹，堂前新燕归来，年年岁岁，景致相似。世事更迭，人事变迁，唯有明月亘古长存。苏轼寄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人间聚散无常，人世难抵岁月悠长，唯有皓月恒照山河。于是便有了“愿明月长随勿相别”的心底祈愿——明知时光留不住，仍愿初心不负、风月相随。

贵港亦是如此。30年间，一些老建筑悄然拆迁，老旧厂房易地搬迁，昔日蔗田菜地，已然崛起幢幢高楼。但总有风物未曾走远：郁江依旧奔涌东流，东湖碧波安然荡漾，南山寺钟声晨暮回响。蓦然回望，江还是那条江，城已是崭新的城。

“风静后，铿然一叶。”苏轼词中“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写的是燕子楼中，万籁俱寂时，一叶飘落，惊破幽梦。一片落叶，本无巨响，可在夜深人静、尘嚣尽敛之时，枯叶坠地，那一声清响，足以叩击人心，惊动尘念。

如今我们，多久没有静心听过一片落叶的声响？生活被车马喧嚣、人声鼎沸、手机纷扰填满，心底杂念亦生生不息。而这首《江声入旧年》，恰似一扇静谧之门，隔绝尘世嘈杂，只留宋词里的风声、雨声、叶落、虫鸣。静心聆听，便知万物有灵，岁月有声。

我从书架翻出宋词集册，逐页翻阅，寻觅歌词字句的古韵源头。许多词句原是年少读过的旧章，如今重新编排、谱曲吟唱，恰似故人换了衣衫重逢眼前，细细辨认，便心生暖意，恍然一笑：原来是你。

“千里悠远”，脱胎于柳永“千里烟波”；“绿酒新添”，化用晏殊“绿酒初尝人易醉”；“梧桐疏雨”，既有李清照的清愁，亦有温庭筠的雅致；“门重掩”，暗合欧阳修“门掩黄昏”；“鱼龙焰”，取自辛弃疾“一夜鱼龙舞”；“新燕”，源自晏殊“似曾相识燕归来”；“岁岁年年”，兼有宋祁、刘希夷笔下流年往复的意韵。

# 贵港30年 我和我的贵港

单曲循环龚琳娜老师的《江声入旧年》，每一遍听来，都有不一样的心境。初听婉转旋律，再品婉转词章，听到第三遍，便已然坠入宋词深处——雨打梧桐、孤帆远影、残烛摇窗，意境扑面而来。曲声萦回间，思绪倏然飘向贵港的江，那条静静穿城而过的郁江。

30年前，我独自乘车渡江，去往贵港师范求学。彼时江岸清浅，常有乡邻浣衣江畔，江水澄澈见底，水草摇曳，倒影清清。后来城市扩容，楼宇林立，江岸依旧，心绪却渐渐疏远。不是江水渐行渐远，而是再少有人到江边浣衣漫步，那份烟火情趣，悄悄淡在了岁月里。

我静坐在长桌前，手机屏上流转着歌词字句。窗外不见江影，耳畔却有江声千里。烟波浩渺，孤帆悬于天际，一叶扁舟渺若尘粒。长天灰蓝，江水含烟，天水相融，莫辨边界。这份辽阔苍茫，悄然填满心底，生出无言的安然。

三十载光阴倏忽而过，

贵港城市蝶变。城区大道纵横延展，江上长桥次第飞架，罗泊湾大桥、青云大桥、西江大桥，一座座凌空跨江，如丝带般把郁江两岸紧紧缝合相连。去年，我带着乡下的孩子与家长进城领取“小荷尖尖”作文奖项，顺路到郁江边采风。一个小姑娘望着江对岸，天真问道：“老师，那边也是贵港吗？”我含笑点头。她沉吟片刻，轻声说：“那江水就不是边界，是城的中间。”

深以为然。大江从不是隔绝两岸的天堑，而是串联城乡、连通人心的纽带。

歌词里一句“倚窗前，绿酒新添”，瞬间勾勒出清雅画面：一人闲倚窗前，案上新酒浅斟，浮着淡淡绿沫。不急于举杯浅酌，只静看酒影摇曳，静听窗外风拂原野。宾客散尽，无心收拾；烛火明灭，便与孤烛闲话流年。“无事与烛火话闲篇”，必是心思细腻、共情力极强之人，方能与烛影相对，与时光低语。

不由想起30年前的小城生